DOI:10.13193/j.issn.1673-7717.2026.01.011

以《肘后备急方》窥探恶性肿瘤遣药组方之精要

赵凡[1],谭峰[1],闫秋莹[2],沈卫星[2,3],吴勉华[2,3,4],程海波[2,3,4],孙东东[1,2,3,4]
(1.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 江苏省中医药防治肿瘤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3.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4.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恶性肿瘤属中医学"癥瘕""积聚""癌瘤"等范畴,《中医内科学》将恶性肿瘤统归为癌病。《肘后备急方》中治疗现代类似于癌症的疾病内容多集中于卷四"治卒心腹癥坚方"及"治心腹寒冷食饮积聚结癖方"中,共涉及43首方剂。现代中医治疗恶性肿瘤常从复合病机认识,采以复法制方,多方兼顾,扶正祛邪。而《肘后备急方》中治疗恶性肿瘤的方剂简单、便捷、疗效明确,具有显著的遣药组方特色。总结为:多用毒物,以毒攻毒,中病即止;祛邪为主,注重食补,攻补兼施;剂型多样,丸剂为主,善用酒剂;内外同治,不避粪药,用法精妙。组方灵活多变,便于急救使用,突出《肘后备急方》"简、便、廉、验"的特点,对后世治疗恶性肿瘤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参考意义。

关键词:肘后备急方;葛洪;恶性肿瘤;组方特色
中图分类号:R2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26)01-0052-03

Exploring Essence of Prescriptions for Malignant Tumor with *Zhouhou Beijifang*

ZHAO Fan[1], TAN Feng[1], YAN Qiuying[2], SHEN Weixing[2,3], WU Mianhua[2,3,4], CHENG Haibo[2,3,4], SUN Dongdong[1,2,3,4]
(1.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2. Jiangsu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Tumor,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3.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Jiangsu, China;
4.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Malignant tumors belong to the categories of "mass" "accumulation" and "cancerous tumo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lignant tumors are classified as cancerous disea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l Medicine*. The content of treating modern diseases similar to cancer in *Zhouhou Beijifang* mainly focuses on volume 4 *Treating Acute Cardioabdominal Disease* and *Treating Cardioabdominal Cold Food and Drink Accumulation Mass Prescription*, a total of 43 prescriptions are involved. Nowadays, malignant tumors pathogenesis are often recogniz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complex pathogenesis and are adopted to the compound method treatments taking into account many aspects to support the healthy Qi and dispel the evils. The prescrip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s in *Zhouhou Beijifang* are simple, 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and hav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ed as using more drugs with toxicity to counteract toxin, stopping the medication when it is effective; dispelling evils, paying attention to taking nourishing food to tonify, with both elimination and reinforcement methods; using various dosage forms, taking pills as the main choice, making good use of wine; tak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eatment, not avoiding excrement medicine, with subtle use. The formulation is flexible and easy to use in first aid, which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simple, convenient, cheap and effective" of *Zhouhou Beijifang*, and has certain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tumors i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Zhouhou Beijifang*; GE Hong; malignant tumor; prescription characteristics

《肘后备急方》原名《肘后救卒方》,为东晋葛洪弟子于其所著《玉函方》中选取的简便有效之药方所辑而成。该书以其"简、便、廉、验"特点而著称,是现存最早的中医急症专著。书中所载病证涉及内、外、妇、儿、五官、骨伤、虫毒疫病等各类,其中记载治疗现代恶性肿瘤的方剂多集中于卷四"治卒心腹癥坚方"及"治心腹寒冷食饮积聚结癖方"两章,共涉及43首方剂。

恶性肿瘤属中医学"癥瘕""积聚""癌瘤"等范畴,《中医内科学》则将肾恶性肿瘤统归为癌病。该病多与外邪侵袭、先天禀赋不足、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脏腑功能失调、年迈体虚等多种因素相关,发病机制复杂,其临床常多脏同病、多证交错,病势复杂多变[1]。国医大师周仲瑛在此基础上提出采用复法大方治疗,达到多环节、多途径增效的综合治疗目的[2]。而《肘后备急方》用药讲究求取容易、简单便捷,在治疗恶性肿瘤时也不例外,因此,对其中记载的治疗恶性肿瘤方剂进行分析,探讨其遣药组方规律,可为临床达到更好的抗肿瘤治疗提供参考。

1 多用毒物,以毒攻毒,中病即止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分类及《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肘后备急方》治疗恶性肿瘤的43首方剂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2YFC35002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2374287,8236116866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函〔2023〕85号);江苏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重点项目(ZD202201)
作者简介:赵凡(1990-),女,江苏兴化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抗抑郁方剂的配伍规律及机制。
通讯作者:孙东东(1982-),男,江苏盐城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抗肿瘤中药物质基础。E-mail:sun_21373@163.com。

中，涉及有毒中药18种。其中，有大毒的中药2种，分别为草乌、巴豆；有毒的中药13种，分别为附子、芫花、商陆、泽漆、狼毒、蟾酥、雄黄、朱砂、半夏、干漆、藜芦、皂荚、硫磺；有小毒的中药3种，分别为杏仁、吴茱萸、椒目。

中医传统理论认为，恶性肿瘤乃痼恶之疾，为毒邪壅滞于体内而成[3]。《黄帝内经》中对“毒”邪致病的病因、病机、治法方面进行了阐释，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素问·五常政大论篇》云“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太阴在泉，燥毒不生”“毒者，邪气蕴结不解之谓”。宋代杨士瀛《仁斋直指附遗方论》中则记载“癌者上高下深，毒根深藏，穿孔透里”，指出癌瘤是毒邪深藏所致。至20世纪80—90年代，钱伯文、孙秉严、凌昌全、周仲瑛、王笑民等多位医家提出“癌毒”这一概念[4]，认为其是导致肿瘤发生、发展的一种特异性致病因子，具有猛烈、顽固、隐匿、流窜、损正的致病特性。故中医常用有毒之品“以毒攻毒”，对癌毒亢盛且正气充实的各类恶性肿瘤患者具有较好治疗作用。正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所言“大抵治积，或以所恶者攻之，以所喜者诱之，则易愈”。然而“以毒攻毒”方药具有一定的毒性，使用不当容易导致患者中毒，严重者甚至可危及生命。现代药理研究显示，草乌、巴豆、附子、芫花等上述18种有毒中药具有显著的抗肿瘤作用，但存在明显的不良反应，包括心血管系统毒性、神经毒性、肝肾毒性、生殖毒性、遗传毒性等[5-8]。因此，临床使用时应避免有毒中药带来的不良反应，需密切关注患者状态，中病即止，以免滥用伤正。

葛洪在使用这些有毒中药的时候，尤其注意炮制、配伍与剂量的控制。在炮制方面，如“桔梗六分，藜芦四分，皂荚三分，并炙之”；在配伍方面，如“半夏五两（洗过）为末。每服二钱，白面一两，以水和搜，切作棋子，水煮面熟为度，用生姜、醋调和，服之”；在剂量方面，如“服一丸，渐至如大豆大，一丸至三丸为度”等。可见，葛洪在使用有毒中药治疗类恶性肿瘤疾病时已经具有“毒性观”，多方兼顾以减少不良反应。此外纵观全书，葛洪常备中药中亦有花椒、吴茱萸、雄黄、附子、巴豆、半夏、乌头等有毒中药，表明葛洪对毒性中药的利用率颇高。在急证，甚至现代恶性肿瘤疾病的治疗中，毒性药材起到重要治疗作用。

2 祛邪为主，注重食补，攻补兼施

《肘后备急方》中43首治疗恶性肿瘤疾病的方剂几乎均以祛邪药为主组成，多为泻下逐水药（大黄、芒硝、巴豆、商陆、芫花、葶苈子、椒目）、祛痰药（半夏、贝母、杏仁、桔梗、旋复花、皂荚）、温里药（附子、乌头、干姜、吴茱萸、花椒、细辛、桂枝）等。除丸剂使用蜂蜜外，含有补益药物（牛膝、生地黄、鳖甲、人参、当归）的方剂仅4首，但却使用了较多药食同源药或者食材补益，如粟米、白面、鳖肉、鸡肉、猪心、鱼膏、鸡子白、枣等，体现了葛洪治疗肿瘤疾病攻补兼施之治则。

以泻下逐水药为主组成的方剂如“大黄（末）半斤，朴硝三两，蜜一斤合于汤上，煎可丸，如梧子”“葶苈二两（熬之），大黄二两，泽漆四两，捣筛，蜜丸，和捣千杵”，可发挥泻下积滞、通下热邪、涤痰逐饮、通导积滞等作用。以祛痰药为主组成的方剂如“巴豆三十枚（去心），杏仁二十枚，并熬，桔梗六分，藜芦四分，皂荚三分，并炙之”，可祛痰散结。以温里药为主组成的方剂如“射罔二两，椒三百粒。捣末，鸡子白和为丸，如大麻子”，可温通散寒疏利。强调药食组合的方剂有“蚕矢一石，桑柴烧灰，以水淋之五度，取生鳖长一尺者，内中煮之烂熟，去骨细擘，锉，更煎令可丸，丸如梧子大，一服七丸，日三”“大猪心一枚（破头去血，捣末），雄黄、当门子五枚，巴豆百枚（去心皮，生用），心缝，以好酒于小铜器中煎之”“半夏五两（洗过）为末。每服二钱，白面一两，以水和搜，切作棋子，水煮面熟为度，用生姜、醋调和，服之”等；祛邪补益药组合的方剂有“末干漆一斤，生地黄三十斤，捣，绞取汁，火煎干漆，令可丸”“鳖甲、诃梨勒皮、干姜末等份，为丸，空心下三十丸，再服”等。不难看出葛洪组方深意在于攻补兼施，与现代恶性肿瘤治疗提倡摄入优质蛋白质、提高免疫力作用相似[9]，极具现实意义。

中医学认为肿瘤不是局部疾病，而是全身性疾病，强调正气在发病中的重要性，也重视邪气对人体的损害。早在《内经》中即提及了肿瘤形成的病因病机思路，认为肿瘤产生的病机为正气不足，邪气积聚。正如《医宗必读》中有言“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正气不足，则外邪乘虚而入，机体阴阳失衡、脏腑失调、气血失和，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热毒等久积发病，病程长、病情复杂。现代医家大多将肿瘤分为初、中、末3期论治，攻补兼施[10-13]。如李中梓所言“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14]。

3 剂型多样，丸剂为主，善用酒剂

《肘后备急方》中43首治疗恶性肿瘤疾病的方剂剂型多样，涉及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其中丸剂21首，酒剂10首。中药丸剂是我国医学临床应用最早的剂型之一，最早的丸剂记载可追溯到《五十二病方》，丸剂理论最早则见于《神农本草经》，即“药性有宜丸者”[15]。《肘后备急方》中治疗肿瘤的丸剂较多，主要为添加了蜂蜜等黏合物制备的丸剂，亦有“煎服丸剂”。以蜂蜜为“黏合剂”制成的方剂有12首，如“葶苈二两（熬之），大黄二两，泽漆四两，捣筛，蜜丸，和捣千杵”“毒二两，旋复花一两，附子二两，炮之，捣，筛，蜜和丸服，如梧子大二丸”“茯苓一两，茱萸三两，捣，蜜丸，如梧子大”。以枣膏为黏合剂的方剂，如“椒目二两，巴豆一两（去皮心，熬），捣，以枣膏丸如麻子”；以蛋清为黏合剂的方剂，如“射罔二两，椒三百粒。捣末，鸡子白和为丸，如大麻子”。在这些方剂中，蜂蜜、枣膏、蛋清不仅起着赋形黏合的作用，还可缓解方中有毒中药的峻烈毒性以及增强补益的作用。“煎服丸剂”，以方剂中药物的药性为主要依据，将本身具有黏合性能适用于制备丸剂的药物煎煮，直接制成丸剂使用[16]。如“末干漆一斤，生地黄三十斤，捣，绞取汁，火煎干漆，令可丸”“巴豆一枚（去心皮，熬之），椒目十四枚，豉十六粒。合捣为丸，服二丸，当吐利”。

酒剂的使用亦是葛洪治疗恶性肿瘤方剂的特色之一，其中包括直接酒疗、以酒送药、以酒制药等治法。直接酒疗法，如“取橘木烧为灰，淋取汁八升，以酿一斛米酒成服之”；以酒送药法，如“收取粪，曝燥为末，温清酒服方寸匕至五钱”；以酒制药法，如“牛膝二斤，以酒一斗，渍，以密封于热灰火中，温令味出”“茱萸三升，碎之，以酒和煮”“茱萸八两，硝石一升，生姜一斤，以酒五升，合煮，取四升”。中医学认为，酒辛、甘、大热，入心肝二经，能升能散，宣引药势，具有活血通络、祛风散寒、健脾胃、消冷积、矫臭矫味等作用[17]。在治疗恶性肿瘤的10首方剂中，酒服或酒制发挥的作用主要有3个方面：（1）增效作用。如“牛膝二斤，以酒一斗，渍，以密封于热灰火中，温令味出”，原书主治“腹中有物如石，痛如刺”。牛膝具有逐瘀通经、引血下行作用，酒渍则可增强方剂活血化瘀力量。现代药理研究显示，牛膝经酒炙后质量相对较好，主成分含量增加[16]。（2）减毒作用。如“茱萸三升，碎之，以酒和煮”，原书主治“心腹癥坚”。吴茱萸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功效，酒煮可增强其散寒止痛作用，降低其毒性。吴茱萸为有毒中药，具有明显的肝

毒性，其毒性成分主要为吴茱萸碱[18]。而现代药理研究显示，与生吴茱萸相比，酒炙能使吴茱萸碱的含量下降[19]。(3)矫臭矫味作用。如“收取粪，曝燥为末，温清酒服方寸匕至五钱”，原方主治“心腹宿癥”。鸡屎等粪类药物气味难闻，患者难以服用，酒制可掩盖药物的腥臭味，便于服用。可见，葛洪在前人经验之上结合自己对酒的独特认识，充分利用酒剂发挥防治疾病的作用，方剂药少、便捷，突出了《肘后备急方》“简、便、廉、验”的特点。

4 内外同治，不避粪药，用法精妙

《肘后备急方》中43首治疗恶性肿瘤疾病的方剂涉及丸剂、酒剂、食疗等服药内治法，亦有涂敷、热熨等外治法。内治多采用丸剂，具有缓图之义。而恶性肿瘤往往出现疼痛急症，葛洪谓之“腹中有物如石，痛如刺，昼夜啼呼”，此时内服药物收效甚慢，外治法则发挥了见效快的优势，如原文记载“不过三，瘥”“须臾消止”等。(1)涂敷法，即将药物涂抹在人体肌表或患处以治疗疾病的方法。原书记载如“五月五日葫十斤(去皮)，桂一尺二寸，灶中黄土如鸭子一枚。合捣，以苦酒和涂，以布揄病，不过三，瘥”“灶中黄土一升先捣，葫熟纳土复捣，以苦酒浇令浥浥，先以涂布一面，仍(提手旁翕)病上，以涂布上，干复易之，取令消止，瘥”。以醋、大蒜和药敷于局部，药用性味峻烈，具有行气理血、散瘀止痛之效。(2)热熨法，是指将药物或其他物品加热后在人体局部热敷，将药性通过体表毛窍透入经络、血脉的治疗方法。原书记载如“多取当陆根，捣，蒸之。以新布藉腹上，药披着布上，勿腹上，冷复之，昼夜勿息”“铜器受二升许，贮鱼膏令深二三寸，作大火炷六七枚，燃之令膏暖，重纸覆癥上，以器熨之，昼夜勿息，膏尽更益也”“茱萸三升，碎之，以酒和煮，令熟布帛物裹以熨癥上，冷更均番用之，癥当移去，复逐熨，须臾消止”。将药材加热后包裹在布或铜器中局部热熨治疗，属于温热疗法，可使药物穿透表里，直达病所[20]。这些外治法对后世利用艾灸、穴位贴敷等方法治疗肿瘤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肘后备急方》治疗恶性肿瘤的方剂中还使用了大量粪类药物，疗效显著，是其组方特色之一；主要涉及鸡粪、狗粪、蚕矢、马尿等。如原书记载“以朱饭饲之，着鸡于板上，收取粪，曝燥为末，温清酒服方寸匕至五钱，日三服”，取清酒送服朱砂所饲鸡粪；“狗粪五升，烧末之，绵裹，酒五升，渍再宿，取清，分十服”，取酒渍狗粪之上清服用；“白马尿三升，空心饮”，空腹服用马尿；“蚕矢一石，桑柴烧灰，以水淋之五度，取生鳖长一尺者，内中煮之烂熟，去骨细擘，锉，更煎令可丸，丸如梧子大”，以蚕砂、桑枝烧灰与鳖共煮制丸服用。中医最早关于粪入药的记载可追溯到《金匮要略》，“食诸菌中毒，闷乱欲死，治之方：人粪汁饮一升，土浆饮一二升，大豆浓煎汁饮之。服诸吐利药，并解”，一般认为其具有清热、止痛、解毒、避秽等功效。这与现代医学粪菌移植治疗方式相似，可调节肠道菌群，恢复正常的肠道微生态平衡[21]。现代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可通过调节肿瘤微环境影响其免疫功能，从而抑制肿瘤进展、提高化疗疗效等作用[22]。虽然以粪尿药物治疗存在患者心理难接受、气味难闻等问题，但现代粪菌移植治疗仍存在供体选择、移植途径、经济价值等问题，因此中医粪类药物治疗仍具有一定意义[23]。

此外，《肘后备急方》中还记载了鲜药捣汁服用，如“捣马鞭草汁，饮之一升。生姜水亦得，即消”。捣汁服用操作简单，同时收效迅速[24]，亦是葛洪治疗类似恶性肿瘤疾病的用药特色。

5 小结

目前中医药对恶性肿瘤的认识多遵从复合病机，以多病位复合、多病机要素复合的表现形式体现对疾病的整体认知，常采用复法制方对疑难杂症进行整体把控，实现整体观的灵活运用。而《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治疗恶性肿瘤的方剂简单、便捷，且疗效明确，具有显著的遣药组方特色。在使用有毒中药时，注意炮制、配伍与剂量的控制；祛邪同时注重食补，攻补兼施；剂型多样，主要为酒剂和丸剂，使用方便，利于急救；内外法同用，不避粪药，亦有鲜药使用；均突出了《肘后备急方》“简、便、廉、验”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类似肿瘤疾病的治疗特点，推动了中医学对肿瘤治疗用药、配伍、剂型等方面的发展，对后世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郭天灏，李柳，程海波. 中医肿瘤病机研究述评[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4，30(8)：1415－1418.
[2] 张成铭，周仲瑛. 论复法大方在治疗恶性肿瘤中的临床运用[J]. 湖南中医药导报，2004，10(5)：1－4，6.
[3] 孙哲拯，张培彤. “毒证”证候与“癌毒”病机的概念辨析[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6(9)：1237－1241.
[4] 戴小军，于彦威，刘延庆. 毒邪理论治疗肿瘤源流及辨治要法[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10)：5122－5127.
[5] 纪亚丽，朱秉宜，谷云飞. 试述“有毒”中药在恶性肿瘤防治中的应用[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15(8)：160－162.
[6] 陈赐慧，花宝金. 有毒中药在抗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及思考[J]. 中医学报，2012，27(12)：1544－1546.
[7] 徐佳颖，黄越燕. 毒性中药治疗恶性肿瘤的研究概况[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7，26(21)：53－58.
[8] 张须学，程晓卫. 有毒中药的抗癌作用及合理应用[J]. 中草药，2005，36(5)：795－796.
[9] 拓嘉怡，项永兵. 癌症流行现况病因以及营养流行病学的研究进展[J]. 肿瘤，2023，43(4)：359－366.
[10] 郭宇轩，曾柏荣，王理槐.《医宗必读》攻补兼施法对肿瘤证治的贡献[J]. 河北中医，2021，43(1)：147－150.
[11] 谭兆峰，张传龙，宋永蕾，等. 从“有故无殒，亦无殒也”论攻补法在肿瘤疾病中的应用[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5(1)：77－80.
[12] 张欣荣，张雷. 浅谈“扶正祛邪，攻补兼施”治则治疗癌症的临证体会[J]. 天津中医药，2016，33(6)：348－350.
[13] 朱春琳，陈浩，张金荣. 张金荣运用攻补兼施法治疗恶性肿瘤经验[J]. 山东中医杂志，2016，35(5)：446－447.
[14] 张娟，王鹏，刘鲁明. 李中梓治积聚方法探究[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12，30(5)：967－968.
[15] 刘立伟，崔鑫，路宁宁，等. 中药丸剂研究进展[J]. 世界中医药，2023，18(1)：127－131，136.
[16] 张文霞，钟希文，梅全喜.《肘后备急方》对中药丸剂的贡献[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13，8(10)：976－979.
[17] 秦焕云，赵祥君，邵冰梅，等. 酒的发展及在中医药中的应用[J]. 中国药师，2024，27(3)：520－528.
[18] 邓颖嘉，何燕珊，刘奇越，等. 基于化学计量方法建立牛膝及酒牛膝指纹图谱[J]. 中药材，2021，44(4)：912－916.
[19] 何宁，马珍珍，王秋月，等. 有毒中药吴茱萸及减毒配伍研究探讨[J]. 中草药，2024，55(6)：1812－1838.
[20] 刘康，杨金萍.《肘后备急方》疫病外治法研究[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1)：5148－5153.
[21] 徐浩杰，王璐，陈蓓迪，等. 粪菌移植：中西医诊疗思维的碰撞[J].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2022，44(3)：472－477.
[22] 陈延绅，刘花，封卫毅. 肠道菌群调节肿瘤化疗的疗效及毒性的研究进展[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2024，36(4)：483－486.
[23] 孙中美，李军祥，胡立明，等. 葛洪《肘后备急方》应用粪便治疗疾病探析[J]. 中医学报，2019，34(5)：916－919.
[24] 谢逸轩，王赛，朱飞鹏，等.《肘后备急方》鲜药应用特点分析[J]. 中药药理与临床，2022，38(5)：233－236.